

世界文學全集 26

凱旋門

雷馬克 著

黃文範 譯



「世界文學全集」出版緣起

· 遠景 ·

一開始，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，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裏。一篇作品一個里程，一部書一個高峯，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。

改革、革命、烽火戰亂，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，建立了文明——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，卻是和平的土壤。

因此，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，我們選編「世界文學全集」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。

古人說：「溫故知新」，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「青楓蒲上不勝愁」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，懂得如何去回頭，去環顧四周，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「世界文學全集」。選編這套書的過程，如見百花爭妍——我們時而勉為其難、時而深感情不可卻，而大部份時候，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。

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，用力、閃爍、發亮。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，盡心、開放、吐芬芳。

願「世界文學全集」這一個回顧的工作，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，帶來更為遼濶的遠景。

——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



女人轉身朝雷維克過來，走得很快，可是帶着一種獨具一格的擺擺搖搖，她幾乎走到身邊了，雷維克這才注意到她，只見一張白白蒼蒼的臉，高高的顴骨，分得開開的眼睛，面兒繃得緊緊的，就像是面具，看上去空洞洞的；而在街燈的光芒下，她那雙眼睛竟是空蕩蕩沒有一點兒光采，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
女人挨得走近走過去，差不多碰到了他。他一伸手抓住了她的胳膊；這一下她一個踉蹌，如果她沒扶住的話，人已經摔倒了。

他緊緊兒抓住她的胳膊，「妳上哪裡去？」過了一會兒他才問道。

女人盯着他，「放手！」說得輕聲輕氣。

雷維克沒有應聲，依然把她胳膊緊緊抓住。

「放手呀！」女人的嘴唇都沒動一下。

雷維克的印象是，她根本沒望着他，而是穿過了他，望着空虛黑夜的甚麼所在；自己只不過是擋住了她去路的甚麼東西，她使對着這東西說話：「放手！」

雷維克立刻看得出來，她並不是甚麼鶯鶯燕燕，也沒有喝醉酒，這時，抓住她胳膊也不那麼緊了，她可以輕而易舉脫身，她却沒這麼做。雷維克等了一會兒：「晚上這時候在巴黎，妳孤零零一個人，到底妳還能要到甚麼地方去呀？」他從從容容再問一次，放開了她胳膊。

女人依然默默沉沉，但也就不走下去了，似乎一停下來，就沒法兒再走動似的。

雷維克靠着橋欄，兩隻手下面，摸着那潮漬漬孔細細的石頭。「或許往那下邊兒吧？」他轉過頭來，俯瞰着塞納河，河水在灰灰濛濛、逐漸消逝的微光裡，正不分晝夜滔滔流向阿爾瑪橋的陰影裡。

女人沒有應聲。

「太早了，」雷維克說道：「太早了，十一月裡也太冷了。」

他掏出一包香菸，又在口袋裡摸索火柴，一看小火柴盒裡只剩了兩根，便小心翼翼地彎下身來，兩隻手遮住火焰，爲了擋住河上吹來的柔柔微風。

「也給我一枝菸。」女人說道，幾幾乎聽不見的聲音。

雷維克挺起身來，把這一包菸交給她：「阿爾及利亞菸，外籍兵團的黑菸呢，或許對妳太烈一點兒，別的菸我可一概沒有。」

女人搖搖頭，拿了一枝菸，雷維克把點着的火柴伸給她。她急急忙忙抽着菸，深深吸了進去。雷維克把火柴往橋欄外一拋，在黑暗中，它像顆小小流星般落了下去，一碰到河水便熄滅了。

橋上一輛計程車緩緩駛過，司機把車停下來，望着他們等了一會兒，然後才踩下油門，沿着濕漉漉黑黑亮亮的喬治五世路駛走了。

雷維克驀然間覺得疲倦起來，做了一整天的工作，却又睡不着，因此出來喝喝酒。可是這時候，絲毫沒有料到，在後半夜的濕冷中，疲倦却像一個大袋般掉在他頭上。

他望着女人，甚麼事使自己攔住她呢？她有點兒不對勁，到是非常明明白白的。不過那又干卿底事？女人有事情不對勁兒的，他可是見得多之又多了，尤其在晚上，更尤其是在巴黎。現在對他沒甚麼關係了，自己巴巴要的就是睡它幾個鐘頭。

「回家去吧，」他說道：「這時候妳還在街上做甚麼？只會出紕漏的。」
他把上衣衣領豎起，就打算走了。女人望着他，彷彿不懂他的話似的，「家嗎？」她復誦了一句。

雷維克聳聳肩，「家呀，回到妳公寓裡去，回到妳大飯店裡去，妳愛怎麼叫就怎麼叫，總有處地方呀，妳總不想被警察抓了去吧？」

「到大飯店去！天老爺！」女人說道。

雷維克止步了，心裡想，又是一個不知道往甚麼地方去的人嘛。早就該料得到的，總是這一套；晚上，她們不曉得到哪兒去，第二天早晨，你人還沒醒呢，她們已經走了，這種又老又便宜的冒險，跟了天黑一起來，隨着夜色一起走嘛。他把香菸一拋，就像自己不懂這一套，却又懂得到了膩味的程度似的。

「來吧，我們到甚麼地方去喝它一杯吧。」他說道。

這是最最簡單的解決辦法，喝過以後，他可以付賬走起，她就可以決定怎麼辦了。

女人飄飄忽忽走了一下，一個跟蹤，雷維克一把抓住她胳膊。「累了嗎？」他問道。

「說不上，大概是吧。」

「太累得睡不着嗎？」

她點點頭。

「會那樣兒的，來吧，我攙着妳。」

他們走上了瑪索路，雷維克覺得女人往他身上靠，她並不是因為累了靠着他——而是就要倒下去了，得支住自己而靠在他身上。

他們橫過皮瑞一世路，在夏諾特街交叉路口，出現了一條街，在雨濛濛的天空裡，遠遠處出現了飄浮的、暗暗的巍巍凱旋門。

雷維克指着一家地下室酒店狹狹窄窄、燈光明亮的進口：「這裡面——我們還可以找得到點東西。」

這是家司機們常常光顧的咖啡館，裡面正坐着兩個計程車司機和兩個妓女，司機在玩紙牌，妓女在喝苦艾酒。她們很快瞟上一眼，望着這個女人，然後就冷冷把頭轉過去，老的那一個大聲打着哈欠，另外一個卻裝模作樣在臉上化起粧來。後面是一個打雜的，一張困頓的耗子臉，往到處洒掃木屑，開始掃起地板來。雷維克和女人坐在進門的一張枱子上。這裡方便得多了，他可以

輕而易舉離開嘛。他沒有脫下外衣，問道：「妳要喝點甚麼？」

「我說不上，甚麼東西都好。」

「兩杯蘋果酒，」雷維克對那個穿着背心、捲起襯衣袖管的服務生說道：「還要一包吉士牌香菸。」

「半枝都沒有，」服務生說了：「只有法國菸。」

「唔，那麼的話，來包綠勞倫牌吧。」

「我們也沒有綠包，只有藍包。」

雷維克望着服務生的胳膊，那上面刺着一個赤條條的女人在雲上面走。侍應生隨着他的眼光，一捏拳頭，使肌肉動彈，那雲上女人就風風颯颯扭動起肚皮來。

「好吧，藍包。」雷維克說道。

服務生笑了：「或許我們還剩了一包綠包吧。」便慢吞吞走開了。

雷維克眼睛跟着他。「腳上穿着紅拖鞋，」他說道：「胳膊上一個舞妞！他一定在土耳其海軍幹過。」

女人兩手放在柏子上，這麼做就像是永遠不想把手舉起來似的，她一雙手保養得好，可是那也不代表甚麼，依然保養得不够太好嘛。雷維克看見她右手中指甲裂了，看上去是扯開的，還沒有銼光過；有些地方，指甲油都剝落了。

服務生端來了兩個酒杯和一包香菸。

「綠勞倫牌，畢竟找到一包了。」

「我想你找得的，在海軍待過嗎？」

「沒有，在馬戲團裡。」

「更好一些嘛。」雷維克把一杯酒遞給女人。「這一杯，喝了吧。在這時候，這是最好的東西了。或者妳要喝咖啡嗎？」

「不要。」

「一口氣喝光它吧。」

女人點點頭就乾了這一杯，雷維克仔細打量她，沒有血色的臉，幾幾乎沒有表情；嘴唇豐滿，却是白支支的，線條也現得隱隱約約的。只有頭髮可真漂亮——一頭光光潤潤自自然的金髮；她戴着一頂西班牙圓扁帽，雨衣下是一襲剪裁合身的藍色套裝，一定出於高級裁縫師，可是手上戒指上的綠寶石太大了，大得不像是真的。

「妳還要一杯嗎？」雷維克問道。

她點了點頭。

他招呼服務生：「再來兩杯蘋果酒，不過杯子要大一點。」

「大酒杯嗎？酒也多嗎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那就是兩杯雙份蘋果酒嘛。」

「你可猜對了。」

雷維克決心快快喝光他的酒就走，人有點兒煩，又非常累。一般來說，有了這種事兒他很有耐性，過了四十多年包羅萬象的生活嘛，對像這樣兒的情況實在太熟悉了。在巴黎住了好些年，晚上往往睡不太着——然後一個人就見多識廣了。

服務生把酒端了來，雷維克端起這杯香氣濃郁沁人心脾的蘋果水果酒，小心翼翼放在女人前面。「這一杯也喝了吧，它也幫不了大忙，可是嘛，會使妳熱熱呼呼的。也不要管它甚麼事——別太傷心了，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會一直嚴重得很久。」

女人望着他，卻沒有喝。

「說的是真話，」雷維克說道：「尤其在晚上，晚上總會言過其實。」

女人依然盯着他，說道：「你用不着來安慰我。」

「那就更好了。」

雷維克在四面看看找服務生，他受够了，知道這一號人，八成兒是俄國人吧，心裡想。她們在甚麼地方一坐下來，人還在喝着酒，就做慢起來了。

「妳是俄國人嗎？」他問道。

「不是。」

雷維克付了賬站起身來道再見，女人也同一下子站了起來，悄悄兒自然而然。雷維克摸不清楚地看看她，好吧，他這時想到，在店外也可以辦得到呀。

雨下起來了，雷維克在店門口站住不動：「妳往哪一邊走呀？」他可是決心走相反的方向。

「我不知道，甚麼地方吧。」

「不過——妳住在甚麼地方呀？」

女人迅速動了一下：「我不能到那裡去！不去，不去！我不能去！不去那裡！」

驀地裡她眼睛裡滿是慌慌張張的害怕，她吵過架了，雷維克心裡想，已經大吵了一場才跑出來的。那明天中午以前，她就會仔細思量過了，會回去的。

「妳認不認識有甚麼人可以到他那裡去的嗎？有人嗎？可以在咖啡館打電話給他們呀。」

「沒有，半個都沒有。」

「可是妳一定要到一個地方去呀。妳沒有錢去開一個房間嗎？」

「我有。」

「那麼上旅館去吧，小街上多的是。」

女人沒有回答。

「妳一定要去一個地方了，」雷維克說得很不耐煩：「這麼大雨，妳總不能待在街上呀。」

女人把身上的雨衣扯緊一點。「你說得對，」她說話就像是突然間打定了主意。「你完全對，謝了，別再爲我費神了，我會找一處地方沒錯，謝謝你了。」她用一隻手把上衣領子拉緊；「謝謝你的一切。」她淒然望着雷維克，想勉強笑上一笑，却笑不出來。然後毫不躊躇穿過濛濛雨霧中走去，一點脚步聲音都沒有。

雷維克靜靜站了一會兒。「真該死！」他咕噥着，既吃驚又打不定主意。他不知道這件事怎麼發生的，這是怎麼回事，那沒有希望的微笑，那種神色，那空空蕩蕩的街道，或者這種深夜——他只曉得自己不能讓這女人孤零零一個人，在濛濛細雨裡走，猛然間，她的神色就像是迷失了的孩子。

他跟着她。「同我來吧，」他說得粗裡粗氣：「我會替你找到一處地方。」

他們走到了星光廣場，迎面這片廣場在一片灰灰暗暗的毛毛雨裡，敞敞蕩蕩，無際無涯。這時，雨霧更濃了，看不見分叉出去的街道。僅僅只有這片寬寬朗朗的方場，和街燈散散落落的濛濛月亮，還有那巍巍高聳的岩石弧門，消失在雨霧裡，就像它撐住了抑鬱的天空，保護着它下面「無名英雄墓」上朦朦朧朧孤孤單單的火苗，在午夜和孤寂中，看上去就像是人類最後的墳墓。

他們走過廣場，雷維克走得很快，人累得想都不想了，只聽見身邊低低柔柔的女人腳步聲，她悄悄跟在後面，低着頭，手插在上衣口袋裡，小小的、外來的生命火苗嘛。——突然在廣場這種深夜寂寥中，出奇地這一陣子她竟像是屬於他，儘管他對她可是半點兒都不認識，或者也就是因為這種原因吧。她對他是生人，就像他到處接觸到生人一樣——而這也奇怪，這比起萬語千言和折磨人的時間習慣，似乎使她更接近他了。

雷維克住在一條小街上的小小旅館裡，就在丹納斯廣場後面的華格瑞路上。這是一幢相當破敗敗的房屋，只有一樣新痕跡：旅館門口上面的招牌，大字標題：「萬國旅社」。

他按門鈴，問那個開門的茶房：「有空房間嗎？」

這茶房睡意惺忪望着他，終於才咕咕噥噥說道：「賬房不在。」

「我知道呀，問的是你有沒有空房間。」

茶房毫無辦法地聳聳肩，他看見雷維克同一個女人一起；可是却不懂爲甚麼還要一間房間。

根據他的經驗，這可不是帶女人來的原因嘛。「女老闆睡了，我吵醒了她，準會炒我的魷魚。」他說道，一個勁兒抓自己的癢。

「好吧，那麼我們就只有自己來找了。」

雷維克給了茶房小費，拿了自己的房門鑰匙走上樓去，女人跟在後面。打開門以前，他端詳了一下隔壁的那間房門，門口沒有鞋嘛，敲上兩次門，也沒有人應門，小小心心試試門把，門鎖住了。「這間房昨兒個還是空的，」他嘟嘟囔囔着：「我們從那一邊兒試試看吧，八成兒女老闆怕臭蟲逃之夭夭，把門鎖上了。」

他把自己房間門打開，「坐一下吧，」他指着一張紅色馬鬃軟椅：「我馬上就回來。」

他打開通到狹窄鐵欄干陽台的那扇大窗戶，從連接的花磚隔牆上，爬到隔壁的陽臺上，試試那扇門，也鎖住了，只有死了這條心回來。「沒有用，我在這裡沒辦法替你找到一間房間。」

女人坐在軟椅的角落裡：「我可以在這裡坐一會兒嗎？」

雷維克仔仔細細望着她，滿臉疲憊得發皺了，看上去根本就再也起不了身。「你就待在這裡好了。」他說道。

「只是一會兒……」

「妳可以睡在這裡，這是最方便的事情嘛。」

女人似乎沒聽到他說的話，緩緩地、幾幾乎是自動地擺她的頭：「你應該把我甩在街上的呵

。現在——我想不能夠……」

「我也不這麼想，妳可以待在這兒睡，對妳是最好不過的事了，我們到了明天再說吧。」

女人望着他：「我不想……」

「活見鬼！」雷維克說道：「妳根本不會妨礙我。有人無處可去在這裡過夜，也不是頭一次呀。這是家難民旅館，妳這種事情天天都有。妳可以睡這張床，我睡軟椅，習慣了。」

「不必，不必了，——我只要待在現在我坐的地方，祇要能坐在這裡，也就行了。」

「好吧，隨妳的便。」

雷維克脫下上衣，掛在一個衣架上，然後從自己床上拿了一床毛毯、一床墊子，把一把椅子靠近軟椅。從浴室裡拿了件浴袍，就掛在椅子上。「這些，」他說道：「我能給妳的都在這裡了。如果妳樂意，也可以用上睡衣，那邊的抽屜裡就有。我不會再來打攪妳了，現在妳也可以用洗澡間了，我在這裡有點事要做。」

女人搖搖頭。

雷維克站在她前面。「可是我們得脫掉妳的外衣，」他說道：「已經好濕了，也讓我拿下妳的帽子吧。」

她把兩樣都給了他，他把墊子放在軟椅角落上。「那是墊頭用的，這把椅子免得妳睡着了掉下來。」他把椅子搬到軟椅那裡，「現在脫鞋吧，當然囉，沒得透透的！傷風的好辦法嘛。」他脫下了她的鞋子，從抽屜裡拿出一雙短統羊毛襪，套在她腳上。「現在就好多啦，老兵有句話說得好，危急關頭，也得找點兒舒服嘛。」

「謝謝，」女人說道：「謝謝。」

雷維克走進洗澡間，把水龍頭打開，水往面盆裡直放。解下領帶，恍恍惚惚在鏡子裡傻愣愣地望着自己，暗烏烏眼眶裡一對責備的眼睛，一張馬臉，疲倦得要死，只有眼睛還有點活氣；嘴唇，對從鼻子到嘴唇的人中，太軟了些——在右眼的上面，一條長長的、參差不齊的傷疤，消失在頭髮裡……。

電話鈴切斷了他的思緒。「他媽的！」有一陣子，他甚麼都忘記了，常有這種完全茫茫然的頃刻，而那間房裡，還有個女人坐着呢。

「我來了。」他叫道。

「嚇壞了嗎？」他拿起話筒：「甚麼？是的，好的，不錯——當然啦——馬上，是的——可以——不錯，甚麼地方？好的，我立刻到。又熱又濃的咖啡——是的。」

他小小心把話筒放下去，在軟椅把手邊依然坐了一下子。「我得去一趟，」他說道：「馬上就去。」

女人立刻站起身來，人晃動了一點點兒，便靠在椅子上。

「不是，不是！」這種立刻順從，到使雷維克感動了一會兒：「妳可以住在這裡，睡覺吧。我要去上一兩個鐘頭，自己也說不上究竟要多久，妳可千萬要待在這裡呀。」他穿上外衣，心裡念頭一閃，馬上又忘掉了。這個女人不會偷東西，不是那一號兒的人，那些他可認識得太清楚了，要偷竊也沒有多少她能下手的。

人已經到了門口，女人却問道：「我不能跟你去嗎？」

「不可能的，待在這裡吧，要甚麼就拿甚麼，想睡床的話就睡床好了，那邊有水果酒，睡吧……」

轉身要走，「讓燈開着。」女人突然急急說道。

雷維克已經抓了門把的手放了下來，「怕嗎？」他問道。

她點點頭。

他指着鑰匙，「我走了就把門鎖上，不過鑰匙不要留在鎖孔裡，樓下還有把鑰匙，我會用那把開門進來的。」

她搖搖頭。「不是那麼回事，不過，拜託拜託，讓燈開着好嗎？」

「我明白了。」雷維克犀利地望着她：「無論如何，我不會關上它的，就讓它開着吧。這種感覺我懂，那種日子我也過來過的。」

他在刺槐街轉角的地方，上了一輛計程車：「到拉瑞斯頓街，快！」

計程車司機一個急急迴轉，便開進了卡諾路，然後上了鐵廠路，正當車經過雄師路時，右邊一輛雙座小跑車朝他們衝過來，要不是路面濕溜溜的，兩輛車可就撞成一團了。可是雙座跑車煞車煞住了，還滑到了大街中間，剛好在計程車水箱前面衝過，就像圓形傳動帶般滴滴溜溜轉了個大圈子。這是輛雷諾廠小跑車，開車的漢子戴着眼鏡和一頂黑禮帽，每一個轉彎的那一下子，人們都看得到他那磁白白氣憤憤的臉。然後那輛車在街道盡頭，面對着凱旋門停下了，就像面對着森森巍巍的鬼門關似的——一個小小的綠蟲兒出得車來，一隻蒼蒼白白的拳頭，威脅地向着夜空舉起來。

計程車司機轉過頭來：「你見過像這一號兒的事情嗎？」

「見過。」雷維克說道。

「可是還戴着那樣兒的帽子呢！戴那種帽子的人，為甚麼晚上要開得這麼快？」

「那是他的權利呀！他的車在幹線上，為甚麼你要罵人？」

「當然他對，那也正是我在罵他的理由。」

「如果他不對，那你又怎麼樣呢？」

「我還是一樣要臭罵他。」

「你似乎使日子過得很安心嘛。」

「那我就不會像那樣兒罵人了，」司機一面解釋。一面轉彎進了福熙路：「也不那麼大驚小怪的了，你明白吧？」

「我不明白，交叉路口開車就要開慢些。」

「我正要那麼做呀，街上他媽的那片油；不過你不愛聽一句答應的話，甚麼事兒又讓你問我呢？」

「因為我累了，」雷維克答得很不耐煩：「因為是晚上。再囉，如果你實在要聽，因為我們都是無名大風裡的火花，開車吧。」

「這倒是另有一套了，」司機把手觸觸帽沿，表示點敬意；「這點我懂了。」

「聽我說吧，」雷維克猜疑道：「你是俄國人嗎？」

「不是，不過我在等客人時，看了不少的書。」

今天碰運氣猜俄國人都錯了嘛，雷維克想，腦袋向後靠，心裡想，咖啡，好燙好燙的黑咖啡，希望他們多的是。我的手一定要他媽的穩定，如果它們不的話——韋柏就只有給我打一針了。不過我會沒事兒的，他把車窗搖下來，慢慢地、深深地、深深地、在潮潮潤潤的空氣中呼吸。